

二、邱善吉 (tsujui家名Tjakisuvung) 生命史

屏東縣來義鄉古樓村

家世背景

我民國二十四年生。父親名叫 juriat，家名 Tjakisuvung；母親的名字是 kedrau 原屬於 Tjakuravu 頭目家血統。我父親純屬平民家戶，我的母親是女祭司 lavari 的孩子。我母親的父親名叫 tsamak 曾經擔任過司祭職務，他是屬於 Qurhiqurh 家系的血統。tsamak (外祖父) 的父親叫做 sarapel 也曾經擔任過男祭師(領導人)。我就從這血脈繼承男祭師 (paraingan) 的職務。那位 sarapel 祭師的原生家庭是 Qamulil 家系。

總之，我的母親的血統是來自原始大頭目家排行老二所建立的 Qamuli 家系。這家族是從部落創建迄今，世襲的頭目家系之發言人 (qezipezipen)。因此我的出身必定是順祖神的旨意，經由 vusam (種子) 血統的脈絡出生。

我們家最早的家名是 Patjidres。我們的祖輩有位 muakai 女士與 Tjiluvekan 家頭目結婚，生了老大取名 Qarhutsangal，依傳統留在原家。老二取名 Tjanubak，結婚進入 Drasi 家。老三名叫 Dremedreman，往來義部落結婚，加入 Rhuvianian 頭目家，生了高武安先生。所以來義的高武安頭目具有來義和古樓雙方頭目的血統。

再說我們的最早的家名 Patjidres，從這家族出身的人名都是取很好的祖先名字，但是自從 Qamulil 頭目家系出生的祖輩名 muakai 前往 Tjiluvukan 頭目家結婚後，我們家族的好名字完全被 Tjiluvekan 家取用了。而我們祖先的後代又喜歡找平民家通婚，避談頭目身份。

我個人的生命、血脈完全是從 Qamulil 家兼頭目代言人的血統遺傳下來的，因為我的祖先 pari 的原生家庭是 Qamulil 家，而我父親的母親是第三級頭目家 Rhusudraman 家出生的。我全身體流動的血混合了各家頭目的血統。

現在我的家名叫做 Tjakisuvung，這家名要算是平民的家名，但因仍有頭目

的血脈關係，所以每次卜選副祭師（paraingan 領導人）或競選村長及鄉民代表時我都會佔優勢。

我父方的祖先是來自台東 tjujaqas 村落的大頭目家系，但是我們沒有將創始家屋（vineqatsan）移到古樓村，所以從古樓方面來說我們好像是平民家系。

我的家名 Tjakisuvung 是來自台東，比較大的家名叫 Rhusudraman（父親之母的原家）。從前有一位出生在東部 tjujaqas 村落的祖先名叫 sapediq（另名為 penapedi），家名 Karevuan，生序排行老二。他來到古樓和古樓村名叫 kedrekedr，家名 Rhusudraman 的女子結婚，只生了一個孩子。從 Karevuan 家應該推到更早的原家 Lalerman。Lalereman（Lereman）是創始家屋

（vineqatsan），那些外來的敵人、客人、及煙類等都不可以進入那家。所以另外蓋了一間房子，取的家名是 Karevuan。古樓大頭目的創立家屋也是一樣情形：通常那創立家屋不能住人，都另外蓋房子居住，在新屋可招待外來的客人或敵人，也可以抽煙。那位 penapedi 祖輩所生的老大名叫 tsiamarh（他的最後一代就是現任的金峰鄉鄉長，原名也叫 tsiamarh）。tsiamarh 曾和古樓 Qurhiqurh 家的成員結婚，只生了一個女孩子名叫 muakai。muakai 這個好名字是我母親 lavari 女祭師的第二個名字，所以我的孫女出生時，我們也給她取名叫 muakai。我的另一個名字 tsujui，也是從東部大頭目系統來的。我在台東 Karevuan 家時聽他們談論說：「tsujui 這個名字，我們都非常尊重。」我母親的名字叫 kedrau，也是為了尊敬她的原家而取的名字。

現在正推展原住民文化復興，我們一定要恢復這些頭目的權勢及地位。因日本統治台灣時期生活教育大改革，頭目的權勢因而消褪。但若僅有頭目的名份而沒有平民的支持也不行，所以我們願從平民的角色支持鼓勵日本警察所推崇的頭目 Tjiluvekan 家。

我始終也屬於 Tjiluvekan 頭目系統，因為我母親在古樓的原生家庭是 Patjidres 頭目家。據說 Patjidres 頭目家的屋簷和中柱都有雕刻，也有立體的雕像，屋內掛了很多的鹿角、山豬顎骨及牙、山羊、山羌、鷹羽毛等，該有的全部都有呀！他們也有向平民收貢物。Patjidres 頭目家系衰落的原因是因為本家世襲繼承的頭胎孩子 pangur（男）沒有後代。而排行老二的 muakai 與

Tjiluvekan 頭目 j 家結婚，這段事實前面已有所陳述。由於長子 pangru 死了以後沒有孩子繼承，所以老二 muakai 就把 Patjidres 頭目家的所有財產拿到婚入的 Tjiluvekan 頭目家。

依據老前輩們傳下來的話：在 Tjiluvekan 頭目家裡，最古老、最有價值的多條珠子並串的項鍊（drinepa）、特殊的珠子（pakuru，象徵頭目的權力）等原來是屬於 patjidres 頭目家而非屬於 Tjiluvekan 頭目家系的傳家寶物。所以 Tjiluvekan 頭目家也很怕 Patjidres 家的人。像這樣的重要的事情，前輩們會一代傳一代地交代給每一代的重要人物，就形成了口述傳說。

在日據末期，Tjiluvekan 頭目家有位 mudasan 頭目很受日本警察的推崇（藉以欺壓其他的頭目），他有辦法將古樓人的槍全部收藏在 Tjiluvekan 頭目家的大木桶（tsaju）裡。據說共藏了一百多枝槍。那既長又粗的木桶至少要四位體壯的男子才能移動。這個大木桶最後是以價值六十萬元由高老師收買了。

我母親生育五個孩子，我排行老大。據說當時父方家族給我取名叫 tsujui，母方給我取名叫 sarapel，是源自 Qamulil 原家的名字。

據家族的長老們對我說：我要出生的時候，母親陣痛了三夜非常痛苦，長老們宣告有生命的危險。在這樣的特殊狀況，按我們的傳統習俗，有關係的長老們都知道要把所有的甕（jirung）的蓋子全部都打開，包括父方 Tjakisuvung 家和母系 Tjakuravu 家內的甕蓋子都打開了，但孩子仍沒有出生。

第三天早晨有位 muakai 女士，特別到我母系原家 Qamulil 那裡將儲存小米種子的甕蓋打開了以後，我就順利誕生了。這些事實從我出生到現在不斷流傳著。據說我在黎明的時候出生了，依傳統禮儀，父親要到原出生家庭拿一份豬骨送給母親的母系長老，做為接納這嬰孩的祭物。當時由身為女祭師的外祖母 lavari 接收那份豬骨，然後儘快地向祖神祭告，用豬骨碎粉祭獻。據說當時她看見一顆星星好像火焰正在燃燒著，於是說：我們一定要注意這孫子的成長過程，他的出世很特殊。因為他是在長老前往祖輩的出生原家（Qamilil），將小米收穫祭時儲存小米的甕或竹筒的蓋子打開之後才離母體出世的，這必有某種預兆啊！」在場的親友都很驚奇。我的父系母系都是典型排灣族家庭，從結婚到我的出生及成長，甚至到現在，完全依照傳統生命禮儀、禮規和習俗撫育成長。

成長經歷

學經歷

我年輕的時候，讀了三年日本教育所，台灣光復後又讀古樓國民小學畢業，我考上了潮州初級農校，但家族長老不允許我到平地讀書，更不同意我剪頭髮。老師很怕家族反抗，便放我回家，以致於未能升學。

我的童年教育是日本統治台灣的末期，當我受教古樓教育所時，我最憎恨日本警察不合人性的打罵教育。記得我的媽媽在耕作地的工寮夜宿，沒有回家，當晚有人將日警用的馬偷走，日警動員順著馬的足跡勘查，發現那匹馬腳印有經過我媽媽夜宿的耕作地邊緣，循山坡方向逃走。那時候日警捉拿並大聲斥責我的母親：「由馬的腳印可以證明經過了妳家的土地邊界，妳為什麼不報案？是誰騎在馬上？偷馬的人經過你住宿的土地而逃走了！」當時，我的母親很堅定地回答說：「我沒有看到馬經過，我不知道是誰偷走馬！」

我媽媽說完了話之後，那位日本警察不顧一切就用鞭子重重的打了我媽媽的側身、手、腳、腿、膝蓋，這是我親眼看見的，當時我很同情我的媽媽，我內心很仇恨那日本警察，我一輩子難忘這一件事情。當時我是古狗樓教育所三年級的學生，年紀約十六歲，那位警察似乎看透了 my 仇恨心境而有所防範。事後為討好我們家族，常找機會請我的外祖母 lavari 女祭師做治病的祭儀。

我少年時期原來不會喝酒，但是在當年的收穫節，我趁機喝醉酒。在日本統治台灣時期，我們青年團晚上經常有緊急集合，同時也規定我們男青年一定要武裝配戴番刀，手拿長矛或弓箭。當時我喝醉了，那位曾打我母親的日本警察對我說：「你的家最近，現在你卻是最慢報到的！」當時我很生氣又喝醉了，就把手上的長矛擲向那位日本警察，他怕得跑往辦公室躲藏，我當時抽出番刀追殺他不成，將辦公桌砍成兩半以洩憤。當時的青年團長就是 Paluvaqan 家的 maitjar(周純秀, 前任村長)，他命令我說：「回家吧！」晚上的緊急集合訓練就宣告停止。全部落的青年團也提前回家休息。

第二天早上，我預測日本警察可能會集體來捉拿我加以懲治，而我已有心裡

準備，假如日本警察打我，我很自信自己有能力反抗。果然不錯，那些日本警察帶了青年團長周純秀先生當翻譯，告訴我說：「今後不可以再有這樣的舉動，這次日警特別體諒你，因為日警曾經重打了你的母親，你存心報仇洩恨。」我就回答說：「我是喝醉了，我什麼也沒有想！」就這樣勸告了我，不久，日警就回辦公室了。日本警察就這樣看著我們長大了，也不敢亂打人了。其實我若真要殺日本警察，也是很容易的事，因為我們古樓的青年人數很多，我們的家族有七位獵人頭和獵獸英雄，我父母的二代親也有很多人。

第二年我內心很不服，我很矛盾地想：為什麼不讓我繼續讀書？是不是因為我曾有謀殺日警的念頭？為此，日警又到我的家來再度說明：「是你家裡的父母、親屬們不允許你讀書，沒有必要誤會日警，要自行檢點你個人的行為。」我聽了這些話之後改善了一些。最近我隨團出國到日本遊覽，我還回憶起這些事情，我深思：如果我有機會再遇到那位曾在古樓管制的日警名叫 arhimatsesang，我可能還會出手打他。

我最高興的事情就是接受表揚，或有人讚賞我。我年輕的時候長得很英俊，每次在跳傳統團體舞會中，長老會用雙連杯酒表揚美女俊男，鼓舞我追求榮譽，痛改前非、努力向善。老實說：我服兵役前沒有人敢喜歡我，也沒有人敢面對面地跟我說話，在路上迎面而來的人都會閃躲。

我就在家鄉隨同父母生活，務農、打獵、身體鍛鍊得很強健，因此被徵召服兵役。訓練結束後被調到金門前線，遭遇八二三砲戰，約四個月後才有機會乘船回台灣光榮地退伍了。

我特別想感謝的人是已亡的 medrang 先生，他是 Tjavutiring 家族的英才，我服兵役前夕特別來開導說：「你那暴力的行為要從內心徹底根除，要從善出發。在軍中有各種訓練，務必要服從命令，遵守軍法。如果你不聽我的開導，很快你就会被槍斃。反之，我們如果勇於幫助弱者，同情病者，我們會受尊敬，別人會感恩、依恃，願你光榮地回鄉吧！」因為打戰，有許多古樓人當日本兵沒有返鄉，生死不知。我當時要服國民兵役，深受族長們的關懷。我出發時照禮俗做服兵役的祭儀，在 Rhusivauanan 祭屋接受增強靈力，還有一群男青年到來義休息站那裡歡送我。當時我的心很沈重。我終於入伍，有再受教育的機會。我開始深思往

事及前輩們的訓悔，並決心守軍法。

在軍中，我有足夠的力量可以協助那些體弱無力的同伴。我們全副武裝出外行軍時，在中途有的同伴會昏倒，有時我替三人扛武器，事後他們都很感激我，大家都成了好朋友，在假日時帶我出外，請我吃飯，我才體驗到勇於幫助弱者真是快樂的事，也受到表揚。我退伍以後還特別找 Tjavutiring 家族的 medrang 先生表示感謝，他的話使我成了有用的人。從那時起村落裡無論發生什麼事情，甚至意外事故，我都很樂意地前往幫助，因我有足夠的力量跋山涉水。

我服兵役退伍後，部落內的頭目、祭師、長老們談論協調後，在女祭師行卜選祭儀時，我就很順利地被選立為男祭師（統帥），處理有關整個部落性的禮儀。

光復以後（約民國四十五年）古樓村人都由舊部落遷到現址，目前我仍是屬於 Girhing 頭目家系和全村落的男祭師（paraingan），地位不下於通靈的女祭師（puringau）。我們男祭師的職務有幾項祭儀與女祭師不相干。例如：開始安立房屋中心柱子的祭儀（patagil a seman umaq），或為部落作阻攔祭儀（paki qetseng tua qinalan）時，都由男祭師做儀禮的主祭。

古樓村遷到新址後，我們需要賺錢生活。居民受雇到山上做砍草工，不幸發生意外，死亡多日才被發現全身腐爛生蟲。在這種狀況有很多人都不敢接近，從山上現場要扛負時，通常沒有人願意在屍體後位扛，因為臭氣會撲向後面扛的人，凡心肺胸腹不好的男子會因此嘔吐。在這方面我可算是全部落男人中的唯一勇者。我不怕處理已意外死亡多日的惡臭屍體，我勇於親手處理妥善，隨後我仍然能如常吃飯。因為在我內心裡沒有骯髒的禁忌，我常接抱屍體，安葬死者。

例如有一次從台中縣來了一通電話說：「某人情況很嚴重！」我就陪他長兄前往台中縣山上，果然他在山上已經死了，當時只有我們兩個人面對這一具屍體。我們準備從現場扛到河床那裡，但沒有好路可走，死者的長兄在前方扛負時就會往前面匍倒，叫他到後方扛負時就會蹲下滑倒。當時我很同情他沒有體力，因此當我們在中途休息時，就在路旁砍了茅草及蔓藤，編織成床後把屍體捲好捆縛，我就好像扛負一把木材一樣地單獨扛負了這一具屍體。扛累了，就好像把木材一樣地直放在樹幹旁。我現在回憶起來，當時我真有出奇的力量及勇氣可以單獨把那一具屍體扛到河床那裡。

另外再舉一個例子：又有一次我們和檢察官一起上山，到達現場一看，知道他在幾天前就死了。那具屍體已腐爛生蟲了，檢察官寫了驗屍證明後，還是沒有任何人敢去處理那具爛屍體，我看了在場的人的臉色，最後我就把我的衣服脫光只留內褲，將腐爛屍體用塑膠袋包裝好放在棺木內運回古樓。因現場沒有水可以清洗沾在手及身上的爛肉，我忍受了半天才有水清洗。當時我才體驗到黏在人體上的腐肉很難洗滌。我塗上肥皂粉，再用手指抓洗，再用刀刮洗也洗不乾淨。我回到家洗幾次香皂，再用很熱的水沖洗後才完全清除那臭味。事後當然還是要按照傳統儀式處理，才能算完成一切工作。這就是我感受到最困難的事情。

我覺得在人生的過程中充滿了多許奇妙的、驚奇的事情。但是由於每個人的靈力（ruqem）有差距，產生不同成效。例如從村落的男祭師/領導者（paraingan）來看，有的領導人物在位時，很自然的使全部落的人更互助合作、更團結一致、更進步繁榮，這樣的功效看來就像是奇蹟。

我退伍以後有族人評論說：「哎唷！邱善吉比較成熟了，很有責任及使命感，完全變化了。」有許多人支持我競選村長。當時的村長候選人有兩位，另一位的票數只達基本票，而我以五百多高票當選村長，那時我年齡才三十四歲而已。老實說：「我們Qamulil家系的票源不太多，曾有一屆我和Qamulil家的宋朝輝先生同時競選村長，三位村長候選人，兩位屬Qamulil家系，因此每家分票結果我們兩位的票數完全相同，而另一位僅多三票，當選了村長。我們的家族已有如此的落選經驗，所以每屆競選鄉民代表或村長時，在家族內只能協調推薦一名參選，如此才較有當選的把握。現在古樓村的總票數增加到六百多票了。當我們候選人看到開票結果自己是高票當選時，內心會無比高興，很有榮譽感。所以當選或不當選，我都會高興或難過得差點昏倒。」

我擔任首次村長時就得了全省優秀村長獎，也第一次前往行政院領獎章。這樣的績效我自己也感到很驚奇。我已擔任二十年的村長，目前可以看到的成果有村中的中山路、中正路、往墳墓、往上山等的道路都拓寬了。現任內省政府核准三千萬元修建水泥橋，目前已完工通行。古樓村的發展如奇蹟式的快速進步，我感到非常驚訝，猶如造物主naqemati正啟示有關單位將經費轉向古樓村一樣，因此在三年內有很多的工程一批一批地完成了。中山路公園已蓋好第二座活動中

心，我感到十分的欣慰。

還有我們遷到現址後每屆五年祭（maleveq）召眾祖靈歸來歡聚之前，女祭師會卜選兩位男祭師，第一位卜選出來的就是大司祭，第二位就是副祭師。我有時會被卜選為大祭師或副祭師。當我被卜選為大祭師時，在那五年之內村人獵得豐富的獸類。我內心常想：那位造物者的靈力（ruqem）及運氣（sepi）是有選擇安排的。

從小至今我的骨架體質能力都很好，前輩族人都很稱讚我的為人處事。我在舊古樓成長茁壯，我從19歲開始到50歲為止，力量超越全部落的族人，負重比賽時我都得第一名，獲得極大的榮譽。我目前63歲，擔任村長、調解委員及副祭師。我已高票當選兩任村長和四屆鄉民代表。

我的家是傳統務農維生。此外我會雕刻，也會蓋房子。我很喜歡吹笛子、打獵，我任何工作到手都會求好心切地將它完成。

學吹笛

我大約十八歲才開始學笛子。我們只要仔細看手位，注意聽音律，模仿好就行了。教我吹笛子的師傅名叫 sarapel（家名 Tariu）。有關笛子的意義有：（一）據說在以獵首為榮譽的時期，笛聲就是出外行動的暗號，因為在路上談話會被埋伏的敵人察覺動向。通常要出發前在屋外吹笛子，那些埋伏的敵人會以為是鳥叫的聲音。同樣地，我們在路上吹笛子時，敵人會錯聽為鳥叫聲。（二）我們年輕時，笛子是我們出門探訪女朋友時不可少之物。我們出發以前在家外面吹笛子，暗示我們已動身了。我在路上吹笛子，表示越來越接近了；到達女朋友家門外的休息石台吹笛子，暗示我們到了。那時候，女朋友的父親或母親會開門說話，有的會拿檳榔招待表示歡迎。以前的人很早就關門以防敵人入宅。那笛子的聲音就是夜晚訪女友往來的暗號，聽熟了就能辨認是哪一位吹的音調，也因此得知他到哪一家去了。

從前凡是男人都該學會吹笛子，因為晚上只有男子才可以出外訪友，大家各吹各的笛子時聽起來都好像是鳥叫的聲音。從前我們在路上吹笛子，有時會將敵人嚇跑。

而那笛子是越吹越動聽，後來就演變成男人出尋探訪女朋友的伴隨樂器，就好像是現代年輕人唱的流行歌曲，盛行於不同的時代。但是，像我這樣真正會吹笛子的人已不多了。

當年我受族內長老提拔鼓勵，我自身也很努力求上進，被譽為傑出青年，因此我更認真地學會吹笛子。長輩們說：「萬一我們遭敵人侵襲，你務必要站在前面率領男人抵抗。」這些話都已成為事實，我真的曾不顧一切站在前線交戰過，而且我也很用心地學習吹笛子。

我年輕時，那笛子是我隨身攜帶的寶物，我每次到來義部落(tjalakavus)探訪現在的妻子 uluman 家時，我都有帶笛子去吹，因此來義人給我取了一個外號：「身帶竹鞭子（笛子）的男人。」當時部落的很多人都對我說：「我們聽到笛聲之後下半夜很難入睡，因為非常悲淒動人。」

我從未聽說白天吹笛子的事。男人都是在晚上出去訪視女朋友時才吹笛子！還有，在喪家或其附近都禁止吹笛子。

我們聽了笛子的聲音內心會感到十分淒涼、悲哀。如果我們在深夜到屋外吹笛子，全部落的人幾乎都不能入睡了。笛聲會使得多愁善感的人悲哭流淚，吹笛子的人也會同感傷悲將怨恨化為愛。會吹笛子的英雄很善良。

有一段時期，我播放吹笛的錄音帶給全村的人聽，隨後我才報告事項。村民很快地反應，表示很高興聽到那難得的笛音。我對吹笛子很有興趣，曾參加三次鄉或縣舉辦的吹笛比賽，都得了第一名。我也常代表古樓村或來義鄉參加歌唱比賽，也常得第一名。我原來也會吹口琴，但很久沒有吹了。在居舊古樓時不會吹笛子的男青年必定會吹葉片（padraing），用葉子吹出的聲音類似笛子聲，他也必定會吹好聽的口簧琴（laluverhan）。

笛子通常是我自己消遣時候吹的。多愁善感的時候也想吹，是我們出外尋視女朋友不可少的伴侶。對我來說，吹笛子能消除我的疲勞、痛苦、寂寞、哀傷，只有投入吹笛的人才能體會吹笛的妙用。

交女友

家族長輩告訴我：凡是沒有結婚的女人，你都要用女朋友心相待。因本族沒

有與女人單獨戀愛的觀念（結婚是由父母做主），要等到男女雙方父母同意，由男方家族主動求婚、訂婚，才算建立了雙方確定的婚約關係，所以我們男青年普通都要組隊到村落中訪視女朋友們的家。此外，我們男青年也會兩、三位一組到土扳、來義等外村訪視一起成長的青少女們。當時從古樓村到台東土扳村通常都要走五、六小時才能到達。當時的我常到土扳村與女朋友換工採收小米等，每天早、晚往回古樓到土扳用跑的，我只花約一個半小時就可到達目的地，年輕時代不會覺得很累。

我的笛子常是我的遊伴，但是，如不夜宿時就不帶笛子。記得我從青少年時期，已有超過平常人的力量，因此，在收穫（越年）節時常在土扳村或古樓村參加負重比賽等，我常得優勝，而在歡樂歌舞的傳統選拔俊男美女的活動中我又被選為俊男，接受頭目進酒稱讚，內心感到無比的榮耀。我結婚多年後才退出比賽等活動。

我深深感覺到那時代的女人很貞潔、很清白、很保守，服裝很適切，僅露出後小腿，非常好看。我們男青年都很好奇，又常幻想那綁腿方布被樹枝掀開的景象，希望多看幾眼。當小姐的腳趾碰上石頭或踏錯石階時，跟在她們後面走的男青年都會趁機瞧瞧那可愛的小腿。

舊古樓那裡沒有電，路又很狹窄，我們夜間訪女友時通常用蘆葦桿做成火把，有時候沒有帶火把就出去了。若在很窄的石階路上發現熟人迎面而來，但並沒打算到這人家去，又很不願意讓他察覺我們的目的地，因此看到認識的人就隨時躲避讓路。但舊古樓的路又很窄小，都是石階、石牆、石座、石椅，閃躲時就常被石頭邊緣碰傷，很痛又不能發聲，這些事都讓我很難忘記呀！

我們以往在排灣族的社會裡，最難忘的就是我們年輕時期輪流換工的情形。例如我們換工時當黃昏將臨之際，我們男青年為了表現我們很有力量，通常會超量砍伐木材。在最辛苦的爬坡路上，只要女友走在前面，我們扛負的木材就不覺得很重。我們在路上也邊談邊確定明日要到哪家工作。當時我們並不富裕，卻充滿了喜樂與興趣。以前在舊古樓時，清晨出發以前習慣到屋外的休息台唱歌，表示大家該啟程了，換工的友人就往部落外的休息台集聚，然後一起前往指定的地點工作。這樣的歡樂、互助的日子一直銘刻在心。我們那時代的男青年都組隊探

訪青少女，沒有單獨談戀愛的經驗，因為結婚都是父母決定的。

婚姻

我年輕的時候常到 uluman 家工作，得到她父母讚賞。當時我們彼此都很談得來，兩個人有很圓滿的愛意，雙方協談好聘禮（risi），很順利地結婚了。這也是我們特殊的姻緣，使她不會孤單。我們雙方家族長老們陳述家譜時才知道我所愛的少女之母親是 muakai，她的媽媽原屬於古樓 Padrengan 家，有親上加親的天意安排。她父親是來義人，但有一半平地人血統。據說那位平地祖父的太太病逝後，他很喜歡上山打獵，遇上了祖母，二人同居後生了我太太之母 muakai。我岳父也曾和 kalaiurhan 家頭目結婚，只生了一個孩子就離婚。我太太是父親再婚所生的孩子之一。

我和太太共生了兩個孩子，老大是女的名叫 lavari，記得她出生時隨身有帶神珠（zaqu，表示可成為女祭師），但孩子長大以後就和佳平村的 qarhutsangal 先生結婚，沒有機會做女祭師的學徒。長女已生了三個孩子：頭胎孩子名字叫做 muni（tjuku），第二個孩子是男的，取名叫做 tjivuruan（juriat）；第三個是女孩子，名叫 sakenge（juperang）。我和妻子生的老二是男的，名字叫做 pulaluyan，已和 uni（家名 Tsalas）結婚，生了兩個孩子：頭胎是女的，名叫 sauniau（家名 Kedrau），第二胎是女的，名字叫做 muakai（lavari）。

創造者的安排

有關我的人生，除了祖輩 muakai 到 Qamulil 家將儲存小米種的竹筒蓋打開後我才順利出生的傳說外，我個人感到很奇異，也很相信神祖給予我的特殊能力。頭目及重要人物要死亡前，都會安排我到現場，說出一句遺言才斷氣。例如曾有一位頭目，因病重已有一星期沒有講話、沒有吃飯，但在臨終前他突然開口說：「快叫 sarapel（邱善吉）來吧！我有話要告訴他。」病人的家屬立刻四處找我，帶我到病床前。這位頭目臨終前只對我說一句話：「你要特別小心！sarapel，創造者安排了你的出生，我們絕對不要做任何的改變！」

(kinemenemu ! sarapel , urhi ka tisun a inarang nua naqemati , ini tje kivara tu kemuda ang !) 」頭目說完這句話後不久就斷了氣！

同樣地，Tjiluvekan 頭目家的祖父 mudasan 也曾這樣叮嚀後在黃昏斷了氣。

那位我出生前曾到 Qamulil 家將儲存小米種子的竹筒打開的 muakai 女士晚年時生重病，已很久沒有說話。奇妙的是她在臨終前突然開口，叫家裡的人找我 (sarapel) 去，我立刻跑到她的身邊，她開口對我說同樣的那一句話，就斷了氣。

我的祖母是女祭師 lavari，她要死以前也同樣叫人找我，我坐在她床邊表示關切，她也在講了同樣的話後斷氣。

有位男祭師/領導人 (paraingan) 名叫 gagu (家名：Qurhigurh)，他要死以前也同樣叫人找我，也講同樣的話才斷氣。他死了以後我才繼承他男祭師的職務。那位名叫 gagu 的祖父也有一個和我一樣的另一個名字：sarapel，他的原出生家是 Qamulil。那位祖輩 sarapel 是與 muakai 結婚後加入 Qurhigurh 家，然後遷往東部 tjujaqas (賓茂附近)。他們生了頭胎男孩取名叫 tsamak，是男祭師 (paraingan)。tsamak 結婚後生了 gagu，又繼承男祭師 (paraingan) 的職務。這位 gagu 祭師和我母親是兄妹關係，因為我生前就被造物主安排了，因此我舅舅病逝後祭師職就由我繼承到現在還沒有換人。

那位 Qamulil 家名叫 pia 的人在死前也叫我去講同樣的話，就斷氣了。

還有我的親生母親重病時也失去了說話能力。但奇妙的是母親死前突然說起話來：「趕快叫 sarapel (邱善吉) 起來，抱我坐在藤椅上，我有話要說。」我聽到了立刻起身，抱媽媽坐在藤椅上，不久媽媽講同樣的話就斷氣了。我雖然不很理解他們所講的話，但也為此我不敢去改信外來的基督宗教，也不敢冒昧地向任何教會報名。常有牧師對我說：「只要你入基督教，古樓村居民很快地就會全面信仰基督。」

以往我們排灣族的孩子從嬰兒、成長、升青少年、增強靈力等在生命過程中都按傳統接受各階段的生命禮儀。我個人猜想：前輩們臨死前的遺言可能是這個意思吧！是要後代不可將此改變的加強用語吧！我們做祭師的領導人物只要發

現村民有特殊困難時，我會按照祖先傳下來的方式儘快地拿豬骨及刀切一些碎骨，先哈一口氣後向創造者和祖先祭獻祈求。

例如我在家時，孩子或孫子不停地哭鬧而母親無法制服時，我也同樣地拿舊骨及刀祭獻，祈求解除困擾。嬰孩很靈敏，會立刻止哭，這是事實，在一般家庭中經常發生。我更驚奇的是遷居以後有一年發生了暴風雨，河水上漲，沖毀了日據時代築設的堅固河壩，當全村落都面臨這天災或瘟疫傳染病的危機時，我們男祭師（領導人）主動地立刻起身，拿豬骨或抓頭目的小豬宰殺後到全村落的墊村祭位（tsangel）那裡傳遞祭物，同時在獻祭時口呼喚祈求語：「祈願創造者俯聽我們的懇求，阻止污水損害全村落與居民」。這個墊村祭位我們排灣族並沒有在明顯的地方立石，因為我們怕不明白的人會往那立石祭位亂吐痰、大小便、放火而使它污穢，因犯禁忌而受懲罰。男祭師通常是在特殊危機中執行任務。奇妙的是在許多暴風暴雨、落石、樹倒等危險情境中，從未傳來男祭師受傷的消息。我很相信創造者在各種逆境中時時保護助佑我們。

近年有大颱風，古樓村上方的河床大水急漲，我眼睜地看著樓房被大水沖塌，剎那間一大塊土地就坍塌了。當時我們男祭師立刻到Tjiluvukan頭目家抓了一隻小豬，並拿舊豬骨到河邊宰豬編列祭物，並向造物主請求終止水患。我們馬上看見水在減少，而那教會旁邊養了七頭豬，豬舍下面的土被大水挖空了，我儘快地將祭物綁在教會的邊緣，那水勢立刻減了，豬舍也沒有倒塌，教會也沒有受損。江牧師回來的時候就對我說：「感謝主！」。

我有一次重病在醫住了很久，有一天教會的信徒到醫院為每床病人祈禱，他們到我的床前時，有人對我說：「朋友！我知道你不是信徒，我認識你，你就是排灣族部落堅守傳統信仰很重要的領導人物又是祭師。但是，如果你沒有異議，我就為你禱告」。我回答說：「我不反對你們為我禱告！但是，我絕不要做基督信徒，因為我的生命是在Qamulil家儲存小米種子的竹筒打開了以後才順利出生的。不過我目前身為村長，教會如有任何活動邀請我時，我常以來賓的身份去參加。我也會送禮金給教會，遊行活動前我也會廣播請村民配合。我就同意他們當場為我祈禱！」

當他們為我祈禱時，我感覺全身好像有微電波正在抖動，最後我感到很舒

暢。劉牧師為我禱告後很快地離開了。當時我就思索很久：我們的源頭——創造者應該都是一樣的，因為我的心神突然振作而好轉出院了。

我曾病重住院三次，每次回來就邀請女祭師為我做治病的祭儀。同樣的，我全身皮毛好像有微波電風奇異地在舒展，因而好轉了。我承認本族傳統信仰由女祭師所做的治病儀式的功效及信仰基督的治病禱告效益都是創造者 naqemati 賜予的。

有一次我在很重要的慶典舉行前做了一個很特殊的夢。我夢見自己在大武山（kavurangan）上四處巡遊，我在看見了祖先 lemej 的房屋、Tjiluvekan 頭目的房屋，和外國人的教會及漢人廟宇以後很快地甦醒了。我感到非常奇妙，我深思了很久，得到啟示：這是事實，因為從創始以來到現在已有不少的獵人、登山者、探險者、還有飛機墜落罹難的洋人或漢人（閩南人）等死在那裡。也就是說他們的生命最終歸屬於那座山，已有各種族的靈魂在大武山共享幸福。所以我總認為我們不能互相爭論與批判，因為我覺得不同的宗教儀式都有其神性功效，對人都有助益。

我有一位親戚名叫 uni，是女祭師（現住在台東南田村），我病情最嚴重的時候，她就做了卜問，想知道究竟要用怎樣的儀式才能治好那病痛：要依照排灣族傳統做治病儀式呢，還是要用現代外來教會的儀式來治病？那神奇的珠子

（zaqu）會在葫蘆表面上顯示究竟同意用那種方式治病。據女祭師 uni 說：「有時候那黑色珠子 zaqu 會停駐不動，明示神祖同意用外來教會的禱告方式治病；有時那黑色珠子會定住，明示神祖同意用傳統治病儀式來治病。」我曾看過有些教會的治病儀式是用樹枝灑點水，同時唸祈禱詞，那生病很久沒有起身的人真的也很奇妙地好了。

我認為創造者給了我很特殊的能力，使臨終前的老頭目、英雄人物、老司祭及有功績的核心人物都找我去，告知同樣的話後才斷氣。對這事在場的人不知有什麼看法，但我相信是創造者賦予的說話奇能。

還有我常夢見祖神，但是我總是看不清楚他們的臉部，我只看到下顎以下的部分，我每次作夢時一定有位祖神一道來。

在日據時代，我們古樓村落就已經很發達。記得全部落約有 666 戶。從古樓村分遷出去設有爐灶（pataragal）的頭目家戶目前約有 52 家頭目。日本統治台灣末期古樓村落就分別遷往台東金峰鄉、達仁鄉的村落和屏東南和村。留在古樓村的人是不願意遷出的固執家庭。遷往台東金峰鄉的戶數約有 120 戶；遷到台東達仁鄉的戶數約有 170 戶；遷往屏東縣來義鄉南和村的戶數約有 220 戶；留在原古樓故居的戶數大約有 230 戶左右；另有自行遷往其他村落的戶數沒有計算在內。

早先遷居的主要原因是日本警察鼓勵村落遷散。台灣光復後宣導古樓人數戶數太多最好遷移，所以那時候平民家戶完全看他們所屬頭目的遷移動向，跟隨著遷徙。那最早遷居的是古樓社 tjenerhal 地區的部分居民，他們遷往 gadu（山上的意思），再遷到 tjujaqas（太麻里東上方，現名新興村），也有部分的人遷到 kanadun（金崙村），jumul（賓茂村）。

台灣光復後約在民國 42 年開始，在村民大會宣導後才陸續遷到新北古樓村。我們最珍惜的就是我們的傳統文化、禮儀習俗。我們好像要面臨生命的災難般很難接受遷村的事實。村民的心聲很難以三言兩語傳達。我們在遷建的新古樓村迄今約居住了 43 年，遷往南和的居民約住了 50 多年，遷往達仁鄉的居民約住了 60 多年，遷往金峰鄉的居民約住了 65 年以上。

我們遷到新古樓村三年後仍然很難適應。當時男人幾乎都附魔了，每晚至少有五戶的男人看到魔鬼（gemaral），非常可怕；有的男人就在附近的荒野飛越橫過，家裡的人都束手無策。他們都邀請我到現場協助，我只靠創造者和歷代祖先的名來詛咒驅除邪魔。魔鬼脫離了以後，那位男子才恢復正常。陳述當時情形：「有一位盛裝的勇士穿著頭目式的刺繡長圍褲，上身穿獸皮衣（tsabuk），身邊帶著一隻狗，常在引誘我跟他游動」。

過了一段時間，我才聽到 tsarasiu 村落的人說：「古樓國小現址那裡曾埋葬一位名叫 qarhutsangal 的頭目。他的家就在那裡，他和狗一同死在該處，埋在一起，所以常出現陷害古樓男人的模樣就是他的遊魂。因此過去在國小那一代

不可以放鞭炮，但順應時代的發展，後代的人已不在乎這樣的傳說了。

另外還有兩兄弟暴死在上方的河床。一次比一次更恐怖的意外事件發生，我們古樓村的長老們便集會討論，認為新古樓地主的神靈很凶險，已造成村民的不安，便決定請卓太平祭師率領男青年前往舊古樓，做遷移祖神祭位的儀式。

我們部分男人就在 tjuaqaraj 中山路（古樓國小西山坡上）那裡設立村落祭位(tavitavi)，以及村落插標處向祖神獻祭物的祭位。此外還為死在那地方的 qarhutsangal 頭目的靈魂奠定了祭位。我們奠定了各個不同的祭祀石位後，第二天晚上就不再鬧鬼了，全村居民得到平安。這都是我親身經歷過的奇事。老實說，我並沒有親眼看見魔鬼（gederal），但是我關心的是那些被鬼附身的人的安全。記得那些附魔的人會產生特殊的能力，例如有一位長期臥床氣喘很嚴重的病人，有一天他附魔了，立刻起床跑出去，跳躍過大水溝，他的能力突然超過一個正常的健康人。家人會到我家邀請我去制服。一個晚上有六或七個人附魔時，我會異常地累。但那些附了魔的人都談論說：「那些魔鬼看到邱善吉來了，魔鬼就互相談論說：sarapel（邱善吉）來了，我們走吧！」他們離開後，那些人都會恢復正常。有位年輕人說：「sarapel 好像神一樣，連魔鬼都會怕他！我們不敢面對看他走來，寧可繞道跑走，內心有點害怕，喝醉了更想跑走。」從那時年輕人都說：「邱善吉是年輕人的班長」。

我們要遷居以前人人都心慌意亂，我沒有看到有人做什麼儀式。我們原來打算要在新居地設立插標處祭位（tsineketsekan），但我們的祖神靈始終留在舊古樓村，沒有遷下來。所以我常做夢自己仍留在古樓居住。剛遷居時，我們的心靈和祖神都留在故地那裡。剛遷下來時男女老少居民只要出門行動，就會遇到新地主的靈魂，立刻就生病，精神錯亂，有生命危險，直到我們到舊古樓那裡用祭儀招請我們祖神，宰豬遷移祖神的祭位，再另外為新地主神立石位，並回復各項正式的、公開的祭典活動以後，全村居民的心神才安定下來，迄今已將近 50 年了。

我們移居現址以後所做的祭儀多編列了一份獻給新地主神靈的祭物。祭儀中的祈語也很明顯地可以分辨：nia vuvu 指的是我們的祖先；a kavuvuan 指的是那位新地主神靈或意外傷亡的人。

關於笛子

除我之外古樓村目前還有kapang（家名Tariu）很會吹笛子。以前老人家都很會吹笛子。古代男子去找女朋友（kivala，有探訪之意）時，敵人有時候會埋伏在路上，所以他們要用笛子作暗號讓其他人知道要去或者不要去。笛聲主要是吹給女朋友聽的，她們都知道這是誰吹的笛聲。有時候是單獨一個人去找女友，有時候是大家一起去。出去找女朋友時在路上吹奏的曲調別人聽到了都會說那可能是鳥叫聲，但是女朋友一定知道是誰吹的。到了女朋友家門口不會馬上進去，會先在saulaulai的地方坐著隨意地吹。

古樓笛子都有七個洞。第七個洞吹時不按，只是為了使聲音有所曲折，若塞住的話，聲音就會扁扁的；如果第七個洞開得很大，會很大聲，但是吹時很費力。我們古樓村只用稱為kaqauan的這種竹子做笛子，別類竹子不能做。kaqauan竹子可以做竹製的用具。竹子不一定有洞，但有時這種竹子裡面有水。以前的傳說提到我們人死時會到kaqauan竹子裡面，竹節中的水是死者的眼淚。通常裡面有水的竹子就不會發出聲音。老人家就會說：像這樣發不出聲音裡面有水的竹子已經被神靈祖先（tsemas）放進了眼淚，所以吹不出來。簡言之，老人家就是說我們死後會在竹子裡面，而我們（留戀人間）的眼淚也會在竹子裡。做竹具的人如看到這種有水的竹子，他們也會說這個竹子比較脆弱，已經有眼淚在裡面了。做笛子的人也會說：不會出聲的竹子是已經有眼淚在裡面。但也不是整叢的竹子都會有水，大概也只有一支會有水。

kaqauan竹子的葉子在祭儀裡面好像也有用到，把它當作是接水之物，如果我們做一種祭儀目的是為了驅趕傳染病、蛀蟲等，我們會用這個kaqauan的竹葉。因為這種竹子裡的水是死者的眼淚，所以這些蟲會害怕。

吹笛子的聲音有要表現心裡的眼淚。老人家有一首歌曲的歌詞來形容一個人的愛：我愛戀你的眼淚就裝在竹子裡面（ku vurhuvurhan tjanumun，si-dalav-ta-kaqauan-na）。ku-vuluvulan是「意亂情迷」，意即「我對你的情意」；

而si-dalav是象徵的意思，就是愛你愛得哭死了，我的眼淚流到竹子kaqauan裡面；就是愛得受不了，眼淚掉到kaqauwan裡。愛是jengeraian。

古樓稱笛子為raringetan，不叫做kuraru。raringetan是paurauran（思念、愛戀）的意思。如沒有raringetan就沒有paurauran。古樓這裡沒有人用鼻子吹笛。

笛子的聲音像哭的聲音。吹笛子時笛聲要吹得很悲哀的樣子，要吹得很長、很動聽，是自己心情的表露，讓對方知道我們對她的愛意。

台灣民族誌數位影音典藏計畫